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倍務訓備勉也趨聖人趨時局故

頓履禮不取必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

之不來推之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乃可得道之法也

然嘗試問之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

有論者何能

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蝮之肉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病毒傷之害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播種五穀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

嘗百草之滋味

令民知所避

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西教

沃氏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沃氏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

沃氏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謹姓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謹姓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鴻氏之裔子滿與吳氏之裔子窮

鴻氏之裔子滿與吳氏之裔子窮

饗餐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

饗餐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

於三苗國民流共工於幽州

於三苗國民流共工於幽州

絕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

絕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室南征三苗道成蒼梧

室南征三苗道成蒼梧

死蒼梧蒼梧縣東北零陵以南疑之山在蒼梧

馮乘馮乘縣東北零陵以南雨為沐浴沐浴風疾風以疾風為

梳櫛也遠古按中立府四子沐浴風雨梳櫛扶

無浴梳御覽引決江疏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關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鑿故曰水門門再開而大之故

入鑿伊闕山各禹開截山體故曰水門鑿故曰水門門再開而大之故

吟美四載隨山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彭蠡之

禹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粟水行辨陸行

禹卑澤行用絕隨循也乘石乘識之四海之內

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日輕薄斂寬

民氓早起夜寢以思萬事能得其德施志以振

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

歷山魯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此五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解懈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逸古也爭一石之

尊兩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溝內之者

平遠吉按太平御覽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只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為水遠古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

於陽暉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解讀湯早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寡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

遠吉按藏本無一字莫為一人聽而不足以遍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紀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立置以為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達國君無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之以息

勞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湯

陰陽行其道詩曰野執鼎和五味以王湯也呂望

故曰數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百里奚轉鬻奚虞

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管子束縛管子仲相齊

自賣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興也管子束縛管子仲相齊

子糾之難而奔秦束縛以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言

其災竟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麻行管子束縛管子仲相齊

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

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小為

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樵

悴堯瘦臞舜徵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八四胆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

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禾稼春生人

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藪是藪聽其自流

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藪是藪聽其自流

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

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

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其名不名有非謂其功也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用

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山而不可以用之非其意謂之

不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

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其皆

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此也

道也行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

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掉錫也楚自從楚走郢楚都南曰臣聞

裳囊足至於郢見楚王郡江陵北郢是也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平亡其古衆勞

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尺寸之地猶

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工曰必不

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雲梯攻城具高墨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

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於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也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墨子卷一

四

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轍有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是在是以軾其僕也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咎乎文侯曰段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

寡人敢勿軾乎勿無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

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

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口悠悠懸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

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

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

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也段

淮可一卷九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

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甌或以盆孟其方

員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齊死之

謂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東方之夷九種也夫謂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效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

學欲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爲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

不相類也人馬自爲馬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颯尾而走

人不能制故曰草駒題舉也制禁也啮穿也及至困人擾之良御

碎骨蹶蹶足以破盧陷匈啮齧也及至困人擾之良御

教之圍養馬官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壅弗

敢辭達吉我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故其形之爲馬馬不

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仁帛憑而爲義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說說者聖人不學而

帝之則是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

我類也是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骨也佳好也性猶委

楚注引許春注云陽文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也性猶委

楚之好人也與此畧異啞脛啞囁蓬蔭成施雖粉言白黛

黑弗能爲美者嫫母妣佳也啞讀權衡之權氣言白黛

讀楚爲氏之葛蓬蔭偃也威施使也皆醜貌嫫母此佳

近也醜女其貴如模讀之模讀人得風病之靡佳讀

讀日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論導也而芳澤之所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蹟之難較足不行惑也蹟蹟楚人謂蹟也言以

丹珠商均不可教也而拜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鍛而行驚馬雖

兩鍛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鍛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

用筆得驚馬無以夫怯夫操利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及至勇武攘撻一搗則摺傷傷幹武上也楚人謂

爲此棄干將鑢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

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

九項極高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夫兩袖

冬生而人曰冬成灰者衆蒼麥夏成灰人曰夏生生者衆

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搯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

淮南子卷九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

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也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

者在舌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訖訖輕利急亦以多

謂之訖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

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壽家年二十

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輝輝長赤帝起成元寶

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

之色洞達聖道也一言而萬民齊言仁言齊無倦舜二瞳子

無私無所愛憎也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

是謂重明舉十六相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章章下煥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下

親文王爲西伯遺紂之虐三分天下而至信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陶馬象是謂

於石禹毋脩紀感石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城氏之女簡

福青而出詩云天命史皇產而能書史皇黃龍而見

元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鳥跡知著書故曰

日頤皇或昇左臂脩而善射昇有窮之君也述吉按吳

云賢者高注非是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生以千歲爲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

之才難阜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而而

欲躋水也屨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摩

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龍舟陸剝犀甲言利刃鋒之始

淮南子卷十九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鬚眉微

毫可得而察按太平御覽作砥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也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短脩長也明所不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凡何以知其然夫宋晝吳冶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

微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桐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赤文桐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緩也沒黑見赤

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

之精舍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螭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也鼓讀車數之也螭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就利有不相如

故言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就利有不相如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無稟受

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弋弋繳衝蘆所以令繳

不得載也螳知為垤糶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兔有苻背槎櫛据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財衛豎以蔽日

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僻遠朝鄙小也長於窮櫪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歷歷胡曹為

衣易曰黃帝垂衣裳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奚仲為

車傳曰奚仲為夏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

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

事而明弗能見者何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

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彈復微搜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微

擣彈標擣敷也巖蒙言其疾也微讀羅車之羅擣使未

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擣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貫之

秋毫之末擣擣亦黃帝時捷疾者也材讀弓之

所致故可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砥讀諸治

砥砥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砥諸之功砥王之石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砥是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

中規規也鑿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採以成

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

忽變化與物推移轉移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君子

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逍遙仿佯於塵埃

之外窮冥也趙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

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蘇接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蘇樂蘇接世事分白

非常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

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歿有遺業生有榮名也餘

功業榮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

推此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也彊

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勵節尤高以

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

於己身淬霜露救蹻蹻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泮浴敷履

犯荆棘不從蹻道曰跋涉故觸百舍重趼不敢休息里

一舍荆棘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南見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

足抵生南見老聃南見老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明冷

鈍聞猶南見老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明冷

具曰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達譽天地達譽猶

數察分秋豪明察稱譽葉語至今不休稱譽也言榮疇見

止今不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昭王戰于柏舉莫

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

也囂眾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拔

之孫彌敬謂吳蒙昌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遠吉拔

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戰

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櫓動而鼓發石是也

而身成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遂入不

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成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

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於是一日囊蹠走不及者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深谿

履也不踐遂曰跋涉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

犯津關獵蒙籠履沙石蹠達滕會爾重

賦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獨獨津關則蹠獵蒙籠之山

歷僮蹠足達穿也幽通賦鶴詩而不食畫吟宵哭面若

日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詩而不食畫吟宵哭面若

灰灰顏色黷墨鶴詩時立貌言不動不食涕淚交集

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豕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

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

稷越在草茅寡君昭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寡君失社楚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處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千乘步卒七萬不

合喻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

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

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猶肝

懼蓋聞子發之戰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兩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也克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成務在於前遺利於後

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此自強而成功者也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

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侯王懼惰後世無名世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達吉接京房易有世應郭璞

詩云我馬唯馱六轡如

桐林以爲身是世身也之證

絲六轡四馬如絲言調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

人之有所務也

之難不自專已齊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

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

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

於形者不可遜以狀

遜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爲二聖所

學

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詞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論之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

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歿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歿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

惠施宋人任子梁

周宋蒙縣人作書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

明也

閭里也鼓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昔者謝

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

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

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惠王因藏怒而待

君一曰謝惠王惠王秦孝子也

聽循說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之後曰復見逆而弗聽也

是也

者易革

夫以微爲羽非絃之罪聽也

以甘爲苦非味

罪在

之過嘗也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

之名猶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謂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

之李奇師樂師藝也出猶作也新曲非入樂也李奇古

奇趙之善諸人皆爭學之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

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

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

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此和氏之所以立而於荆

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起于荆山之下爲楚武王

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劍

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銚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

之絕無側羸無文齧卷銚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

之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

數年之稔琴或撥刺枉橈調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橈曲弱調解壞漏越音聲散

也側室或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刀苗山楚山利用無所稱託故無入服帶也山桐

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

聲和調唐猶室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然通

通于事類不然不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人貴遠業聲

淮南子卷十九

十四

邪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騑騑音不和絲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觴號鐘濫觴音不和及也

耳所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頌音不和頌事也頌或作容

達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用和頌攷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容分今則讀用之

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辨音不和清濁之於耳聽

清高也衆人則不然然如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

濁宮也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不自識父之故夫變

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

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子

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渥渥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明之士執

元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元水也鑑鏡也皆古今易意以自見能白易故

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指書也

朝問道夕死可矣何快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三代五行

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

淮南子卷十九

五

巷之人無有知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

我之賢何故也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侮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夬蛇則布衣韋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

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

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粉白

黛黑佩玉環掄步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

猶形目冶由笑目流眺也流眺時時美目時時

也口曾撓奇牙出齶齶搖會將笑故好齒出口則牙齒如

無不憚悚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悚貪欲也癢心煩悶也

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心非民字據楚今以中人之才

辭及馮衍賦應作憚徐為是形之謬巧今以中人之才

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舞鄭者

善詞攻舞因名鄭舞繞身若環車輪鄭神楚懷王之幸姬

一說鄭重攻舞也會曉摩地扶旋倚

那動容轉曲使媚擬神會曉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

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也更曲意更為之便

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

也髮若結旌屬而復騁馳若驚勢馳言其疾也遠吉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按太平御覽檟皆大

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龍天矯燕枝拘續

蘊若蟠龍燕枝拘言援豐條舞扶疏木舞扶疏繁踴貌

其蒼樹如燕附枝也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茂蒙踳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茂蒙踳躍

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儀象踴躍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

言其疾也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擗彼舞者更復

酸酣其足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白柔而木

倡衣脩擗舞

為後曲也

照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修長者令砥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

言非一日教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墟

化亦然也棟加猶益也梗枿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

棺舟知猶覺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說在也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秦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因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

縣燧壘側見崩舉燧異相受行

淮南子卷二十

道里最

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鳥巢居

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

魚潛居以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噓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落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乘晝冥宵光山崩

川澗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囑
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
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
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
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六非度之所能及

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
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
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合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
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等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
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
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
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
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
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騰蛇而伏於淵其卵白孕騰蛇
雄鳴於上風雖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
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天道者藏精於內
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
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
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捫而毛竅之哉聖主在上

淮南子卷二十

三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
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
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
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
扶老負釜竄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
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而辨白不戴負辨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

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
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
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臆
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夫地四時非生萬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
則必大也化而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
欲作則小矣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

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
審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
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披簡車馬出曰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

治兵入曰振旅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藹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雖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官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當俯視地理以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辯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

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

二女娥皇女英

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麓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乃屬以九子

堯有九男

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

昭華玉名

爲雖有法度而終弗能統也

終堯子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

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

也

夔曉典樂官也

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

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

奉宗廟鮮橋之具

牛肉爲鮮說肉爲說

商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

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尤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

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

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

有時而淪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

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

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

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

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

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達吉按太平御覽

無同字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也刺幾辯義者

爲也寬裕簡易者御覽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

失淫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譏鄭聲淫至於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遠書之失

拘制書有典諫之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

亂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聖人兼用而

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騶欲馳服欲步騶駢馬車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鬪雖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

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

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

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

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
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
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
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
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
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

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謬水滌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
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闊故大較易爲智曲
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
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
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
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
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
甌甔有萇稗薪而饜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
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
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
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
明盛服淵然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
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周公看牖不收於前鐘鼓下解於懸而西夷
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
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
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
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
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戎馬兵馬也
國
逆天之行則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雞夜鳴而兵也
時必有大禍馬起氣之
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空之汚生以青言請若水不治其

淮南子卷二十

十一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涉吉按太平御覽其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
之茨積土填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體
流漸弗能汚也腐體骨也漸水也遂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澌澌字為是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
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
可美也遂吉按太平御覽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厚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
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僻乃隨之以刑繩之以
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

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瑕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入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

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能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

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均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

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靈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

而不用于是負鼎鼎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

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

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

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

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

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

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

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

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所以

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

必蒙正以自爲辟遊遊不論國仁不擇官行不辟子曰伊

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口周公

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

小人紛然紛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

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

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

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

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

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

使百姓不違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勿喚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

廢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
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
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
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
師起容關遠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遠吉按太平御覽無
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
以麾之遠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遠吉按太平御覽
覽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遠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朱
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
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炮毀豈偃五兵

淮南子卷二十

五

縱牛馬措笏而朝天下百姓淮南子謳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
朝之得民心也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

龍之鐘

楚爲九龍之鐘引此下許慎注刻鐘爲九龍鑿鐘也賈子云

毀十龍

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

故鞭其墓以復雠也舍昭王之

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

靈王伐齊以恐外

內搔動百姓罷徹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棄疾公

五之兄弟

比靈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
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
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
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
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
冥見焔焔乎從冥冥見焔焔猶尙肆然而喜况況出室

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於泰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
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
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
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
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
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
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
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
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

元學者之行

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子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

淮南子卷二十一

注

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墟數害人也述古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疇犇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

謂之君子以未嘗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夫其樹不

淮南子卷二十

大

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王之有民也猶城之有

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治

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之以術

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韓非之孤憤韓非說三符驗之術

張儀蘇秦之從衡從張儀說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

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

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

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

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

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

水謂曲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

筑而謂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啟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冠因

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

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羹

不和朱紘漏越朱紘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卓子

淮南子卷二十一 五

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

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

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圻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

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崙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

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湣之行

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諶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

寫之蓋師延所爲紂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聲平進新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

而撫之所以防淫僻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秀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

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施。絃有緩急

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

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

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

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吳起

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誠謂者收滅商鞅之

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也。

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

爲禍。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

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

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牙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諫

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

勝也。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公使

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見禍福之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

投拂不見處也

原蠶一歲再收也

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

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稻米隨而生者爲籬與稻相似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稜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

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緘綽而親迎非不

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

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擿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

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

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

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乎

蚤而人弗庠者爲其來於窮也狸執鼠而不可服於窟

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

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

行碁謂大將也或子跨一而

子謂子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

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

伯有五過人之材

智伯美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

有三過人之巧

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

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不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勸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畧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

也大宗也懼為人之憚憚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傲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吳十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世論有谷

淮南子卷二十一

原道 曰另行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奉族也卑

道者虛半六合虛如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軫道

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

天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澹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若轉九掌中

足以自樂也傲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辱有無之精羸

而也疇疇一木作疇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成生之形使

傲真者另行

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

天文者另行

地形者另行

時節者另行

節氣者另行

精神者另行

水經者另行

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

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

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

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

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于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轉於無從正月始也神中言

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谷有龍忌神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

純粹之人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取撝掇撝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窅滯決漬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

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

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審厥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

其精神撫靜其魂魂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

主術者另行

饒術者另行

齊俗者另行

道無音者另行

詮言者另行

兵略者另行

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

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

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

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

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

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

明也繆稱者被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

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墮者也墮下也

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亢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

淮南 三十一

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

應者攬撮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

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記言者所以

箴縷繚繚之間縷納也攝捩兜醜之郤也攝離也披塞也兜醜錯悞也

接徑直施施地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

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

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

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

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

主而為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

說林者言行

人問者言行

情務者言行

秦穆子言行

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

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

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

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

也埒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鑠脉得失之

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

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

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傷傷予讒

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於道未滄味論上

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繼

淮南子卷之二十一

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

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也

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其其所以

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

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

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

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備以館

清平之靈館澄澈神明之精澄澈也澄澈以與天和相

嬰薄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綬之

斯寧雅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

和動而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

景星在月之旁祥風則助月之明也

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

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賔兆民

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秦族也鴻大也烈功也

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

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

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

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九

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七任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九耦萬
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
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

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

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八變為六十四卦

伏犧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擲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

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

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

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論之

以通其意辭雖瑣卷連漫綬紛遠緩所以泚洩滌蕩

淮南子卷二十一

泥洹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皆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責牛戶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安以通

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裨山川裨屏其去也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挑挾至也挑尤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泚兮足以覽

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酒也成市

古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

之文王四世累善太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

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遠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

文王時子

以甲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

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躬擐甲胄擐貫也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

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

欽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

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王保

祿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封之兄子周封之以

管蔡監之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

羊山放牛祝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詰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

而貧民眾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

下大水禹身執蘖垂以爲民先遠吉按太平御覽蘖垂作春插爲是此誤也

別河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

支鑿江而道九路江水通辟五湖而相從也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去也需不給扞扞拭也夷陵者葬陵

外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墨子先行

齊桓公易行

齊景公行

晚世時另行

中子者行

此劉氏另行

戰曰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

卜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

族鑄大鐘族聚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鐘聲似雷震雌應而响鳴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响作鐘

雖有苦春注云鐘聲如雷震雌皆應之與此畧同

朝用三千鐘鐘十斛也 頓賜也 一朝梁丘據子家會

導於左右二人景公也 導謀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握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

右恃直與國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六

八

一永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宣

在韓晉別國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

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狠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

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

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

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

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 扈治廣大也元眇之

十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 擿靡小皆覽之棄其珍挈楚人謂澤

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北宋淮南書王一卷此最善本也舊藏蘇州黃主政禧家后復歸山塘汪氏高郵

王尚書借鈔屬校字句多漫漶雖對顧不易易與江道不相謀者世甚至竟不能稽

覽上及過鍾常自恨惜願滴瀟翁曾有影刻本梅甚精核胡君雨塘以四丁八公錄得

之而士札書高順不也今向雨塘借校事賸至寶又得蘭鄰允允札屬茂校遵其云同

處叢書於字例并著行款如子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云道元四年長洲陳吳五

十日也畢讀此

淮南子卷二十一終

◎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